

要問近日江湖中的熱鬧之事，當屬滄州秦氏的滅門血案為最。

茶樓裡，說書人正口沫橫飛地說著：「近日滄州秦氏滅門，正可謂大快人心啊！如今的滄州秦氏滿目瘡痍，屍橫遍野……」

有人問道：「究竟是誰能憑一己之力讓滄州秦氏一夜間滅門啊？」

說書人咧嘴一笑：「各位可曾聽過秦思明這號人物？」

「這倒是沒聽過。」

「姓秦？難道是本派弟子！？」

「要是真是本派弟子，那這秦思明藏得也是夠好的。」

「各位少安勿躁。」說書人頓了頓，續道：「秦思明確是滄州秦氏本派弟子，也曾是涿州盧氏的弟子。不過在滄州秦氏滅門前，無人知曉秦思明本乃涿州盧氏之弟子且武功已有了基礎，還道他與旁人無異。秦思明既已有了武功的基礎，進了滄州秦氏後，又孜孜矻矻的鑽研滄州秦氏的武功，這武功自是今非昔比，且深受秦司騫重用。」

「哦。可是，那也不對呀！兩個不同門派的武功無法同修罷？」

「滄州秦氏與涿州盧氏雖勢同水火，但滄州秦氏乃是涿州盧氏分支出去的，武功路子自是差不多的，並沒有不和之理。習武之人皆知此事，而這事也是秦司騫的忌諱。」

「原來如此。那秦思明又是為何要到滄州秦氏習武？」一句話，點出了眾人心中不明之處。

說書人愣了愣，彷彿陷入了回憶中，即便他不在那片回憶裡。

十三年前...

「碰！」滿頭華髮的老者將手中的茶杯重重放至身前的茶几上，茶杯中的茶水飛濺了出來。白髮老者怒不可遏地瞪著眼前五名身著白衣的少年。少頃，白髮老者強壓下了胸中的怒氣，道：「涿州盧氏家訓第三十二條便寫了『禁止殺生』，結果呢？烤兔子？你們這是明知故犯！尤其是你——盧玠茗。作為大師兄，你非但沒有阻止他們，還帶頭惹事！」

「家訓有足足兩千條，關鍵時刻也不見得有甚麼用，整個涿州盧氏也就只有盧晏清你這老頭會記。」盧玠茗在心裡默默腹誹。

那時，秦思明還在涿州盧氏，自然也是姓盧了。

「盧玠茗，我記得，你在涿州盧氏待了五年有餘了。」盧晏清語氣回歸平緩，彷彿方才的事不曾發生過。盧晏清嘆了口氣，續道：「五年已過，你的武藝和兩年前相比，卻毫無半點進步，倒是作亂的本事越來越好了。你即刻離開涿州盧氏，涿州盧氏容不下你這樣不求上進的弟子！」語畢，盧晏清拂袖而去。

望著盧晏清的背影，盧玠茗心中五味雜陳。他早已料到下場會是如此，卻料不到自身的情緒竟會有不捨存在。

出了涿州盧氏，盧玠茗身無分文，只好借宿於涿州盧氏左近的小鎮——盧家鎮。

這種愜意的日子正是盧玠茗想要的一自己捕魚吃，和鄰居家的孩子玩……，好不快樂。

寒來暑往。

這一住便是三年，而盧玠茗也到了弱冠之年。

張燈結綵，鑼鼓喧天，今日乃盧玠茗和盧瑾瀾的大喜之日，

「夫妻對拜！」拜完，他們便是夫妻了。

這對新人可說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鎮民們天天就盼著這樁喜事的到來，因此這次的喜宴可說是座無虛席。

「送入洞…」一語未畢，兩名身著墨色長袍的男子從天而降。接著，又一名男子落了下來，身著緋色長袍，衣袂飄飄，袍上繡了四團熊熊烈火，寓意光芒和希望。當然，此人與這光芒和希望八竿子打不着就是了。

村民們何時見過這等出場，皆瞠目結舌的盯著他們。

盧玠茗畢竟曾為涿州盧氏弟子，自是知這烈火乃滄州秦氏之家符，也知緋衣男子姓什名誰。秦兆，滄州秦氏二公子，草包一個，沉溺於煙花柳巷。今日現身於此，只怕不懷好意。

彷彿是為了印證盧玠名的想法是對的般，秦兆勾了勾嘴角向盧瑾瀾走去，道：「我還道今天怎麼沒在河邊見到你，原來你…」

不等秦兆說完，盧瑾瀾欠了欠身，道：「不知秦公子今日來此有何貴幹？」

似乎是因說話被打斷的緣故，秦兆的臉色難看了幾分。斂了斂怒氣，續道：「今日前來，我本是…」一語未畢，又遭人打斷。

「這位公子，咱們都是來參加喜宴的，您若是有什麼事情，麻煩請喜宴結束後再告知。」

「是啊！今日乃大喜之日，有甚麼事等等再說罷！」

秦兆轉過頭望著那幾名出聲的鎮民，點了點頭。

盧玠茗將秦兆的舉動皆看在眼裡，心裡暗叫不妙，拿出藏於懷裡的匕首，正要朝著村民的方向飛身而去。盧玠茗的速度已是極快，但那站在廳外的兩名男子卻比他更快。

幾套動作行雲流水，行至背後，朝著喉嚨一割，吭聲的機會都沒有。

其餘鎮民一見方才還和自己談笑風生的親友就這樣一命嗚呼，悲愴之餘，紛紛奪門而出，唯有盧玠茗與盧瑾瀾紋絲不動。

「公子，還要追嗎？」「隨便。」一名黑衣男子聽秦兆語氣略微不快，便轉身去尋方才逃竄的鎮民們，留下另一名男子看顧秦兆

「他們只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罷了，你又何必硬要將其趕盡殺絕？」

「你沒聽我剛剛說的是『隨便』嗎？我可沒要趕盡殺絕，一個字都沒說。」

「……」盧玠茗按耐不住心中怒氣，將匕首尖端指向秦兆胸口，道：「你今日屠我盧家鎮鎮民，便是與我…」

「要動手就快，老子沒那閒工夫跟你聊。」語畢，拔劍出鞘。

秦兆原以為盧玠茗只是憑著匹夫之勇才敢向他動手，卻不想盧玠茗武功早已有了基礎，而自己的武功卻只是些花拳繡腿。

眼看著秦兆漸漸落於下風，黑衣男子持劍上陣，情勢立變。盧瑾瀾看著丈夫，想了想，一計上心來。

「敢問秦公子今日到此有何事？」

「就是好奇。河邊找不著你，就順道在左近玩玩。經過這裡時，想說怎麼都紅彤彤的，便走進來看了。其實我們在屋頂上待了至少一炷香的時間，見到裡面的人…啊！」秦兆腰部被盧玠茗捅了一刀，頓時皮破血流。

比武最是講究專注凝神，而他卻還在與盧瑾瀾說東道西，只能說這匕首不刺他刺誰？

「公子，您先退下。」秦兆正要答應，盧玠茗又是一刀刺過來，竟難以脫身。

盧玠茗看準了秦兆的腰，時不時就刺一刀，將秦兆攻了個手足無措，情勢又瞬間逆轉！

盧瑾瀾見此計有效，又欲開口。

「那兩名黑衣男子是誰啊？我之前在河邊沒看他們呀！」

「他們兩個是我…」

「公子！她這是要讓您分神。」

「哦。」對話間，秦兆又被劃了兩刀。

盧玠茗對於自身會處於上風並不感到詫異，雖然秦兆武藝平庸且和黑衣男子聯手便能使他左支右絀，但秦兆腰間既已被捅了一刀，則那黑衣男子便也得護著他。而那兩位黑衣男子為孿生兄弟，哥哥為秦尹，唇上有一顆大大的痣，弟弟為秦漪，和秦兆打小便一起學習，而後成為秦兆的貼身護衛。

酣鬥片刻，秦兆和秦漪不支倒地。眼看著就能將秦兆和秦漪斃於刀下，秦尹卻從屋外飛進。秦尹逕直的拿著沾滿鮮血的劍，朝著盧玠茗胸口的方向刺去。

盧瑾瀾眼見盧玠茗便要慘死，急忙飛身擋在盧玠茗身前。而此時，盧玠茗正好將手中匕首用力刺出，已抵禦秦尹的攻勢。

匕首沒入了盧瑾瀾的小腹，看著她痛苦萬分的神情，盧玠茗顫抖著將手裡的匕首小心拔出。

匕首刀尖剛出，秦尹收勢不及，一劍貫穿盧瑾瀾胸口，盧玠茗也被劍刺進了一吋的肉。

趁著秦尹分神，盧玠茗將匕首用力刺進了他的左肩，頓時血流如柱。

盧瑾瀾知道盧玠茗或許是可以擋掉這一劍的，但她在看到那劍即將刺中盧玠茗時，卻不由自主的跑了過去。

她不是傻，她只是不願看見心愛的男人慘死，而自己卻無能為力。

她只是成為了愛情中無謂的犧牲品罷了。

既已刺進心房，自是無法醫治。盧玠茗抱著一思希望伸出顫慄的雙手搭在盧瑾瀾的手腕，試圖從脈搏中捕捉任何一思安慰以及生機。而回應他的只是一片平靜，一片死寂。

似是無法相信，再探了一次，回應他的依舊只是靜默。

愣愣看著盧瑾瀾死前驚恐的臉龐，帶點薄繭的手撫上了她的臉，將他的眼睛闔上。

回憶在腦海裡播放。

但自盧瑾瀾死的那一刻，那些回憶便也只是曾經。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豆大的淚在盧玠茗的眼眶中打轉，一眨眼便如成串的珍珠般落下。其餘三人竟看呆了眼。

約莫一炷香後，盧玠茗小心翼翼地將盧瑾瀾早已冰冷的屍身放下，站了起來轉過身面對那三人。那三人皆或趴或坐底倒在地上，盧玠茗居高臨下的看著他們，不怒自威。

看著那三人良久，盧玠茗從嘴裡擠出了一個字：「滾。」嗓音嘶啞，竟似老了十歲！

聞言，秦尹和秦漪將秦兆攙扶了起來，頭也不回地走了，這種是他們做多了，竟毫無悔改之意。

廳外月明星稀，賞心悅目，將那血流成河，比得更加的煞風景。

將眾人全數安葬好已是隔日辰時。

盧玠茗現下要做的，便是前往滄州秦氏。你既屠我滿村，我必滅你滿門！

白雲蒼狗，彈指間，已過五年。

其時盧玠茗已改叫秦思明，他帶著人皮面具，這五年從沒有人認出他。

秦思明身著石榴紅長袍，上面是三團烈火。

這烈火便代表著在滄州秦氏裡的地位：一團為剛進門的弟子，兩團為修為較高且可以單獨行動的弟子，三團則為修為高深，且深得門主所信任的弟子，四團為門主直系血親的弟子，以此類推，五團便是門主本人了。

望著手裡泛著光澤的木梳，喃喃細語：「在這五年，我不眠不休的研習武功，可以說這滄州秦氏能與我分庭抗禮之人，唯有秦司騫！明日是你的生日，我也會在明天將滄州秦氏殺個片甲不留！」那木梳是和盧瑾瀾訂婚之日他買來贈予她的，表「相思」之意。當初只不過是覺得好看就買了，卻不曾想在大婚之日竟會發生那種事…

「走水啦！走水啦！……」

「到了。」秦思明冷冷地望向竄起的火舌，拿起身旁的劍，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撕下，放入懷中。

「外面怎麼這麼吵？」秦兆不悅的向秦尹問。

「試劍堂走水，大家正忙著去救火。」

「哦。那你和秦漪去看看罷！以免父親又說我天天只知道玩。」說完，悶頭繼續睡。

「是。」語畢，轉身便走。

「哎！早知道就應該在群芳樓待久一點的…」過了片刻，秦兆似是難以入眠，又坐了起來。

「吱嘎！」房間的門打開了，秦兆瞬間抓住床旁的劍，眼看走進的男子袍上繡了三團烈火，便放下了心，手離劍。

「你誰啊？沒看到這誰的房嗎？」等了許久，秦兆見那男子並不答話，只是冷冷地看著他，有種熟悉的感覺。低頭沉思了片刻，忽地睜大了双眼，道：「你是盧玠茗？」秦兆沒少做過橫刀奪愛之事，盧瑾瀾只是其中一個罷了。

「你可以怎麼說。不過我想，你叫我秦思明或許會更習慣罷！您說是嗎？二公子？」秦思明瞪著秦兆冷冷的笑了笑，秦兆被笑出了一身冷汗。

「你…你別過來，再過來我喊人了。」秦兆再度抓住了身旁的劍。

「你以為現在這時候還有人會在這嗎？也就你我二人而已，門主也不在滄州。再說，你喊了，不怕我把你舌頭割掉？罷了，我不想跟你廢話。」語氣未絕，拔劍出鞘，一伸一縮。

「啊…呃」只見那熠熠生輝的劍上掛著一條腥紅色的舌頭，秦兆摀著嘴瞪著秦思明，鮮紅的血穿過指縫爬了出來。

「你不用擔心，你流血過多等會自然就死了。」語畢，似是不想多做停留，大步流星的走出房內。

-

到達走水之處，秦思明先是察看了下。

滄州秦氏的弟子十有八九皆在此了。

跳上屋簷，看著救火的弟子們，秦思明帶著五分惆悵，五分決心，他今日必須下手。他看過滄州秦氏的暴虐與殘忍，歷歷在目。

既然人多，就不用劍了。秦思明從袖裡拿出一座木魚，使出了十分的內力。一聲，兩聲，三聲……，許多修為不高的弟子聽著聽著便往如飛蛾撲火般走向火場，只餘剩下為數不多，修為較高的弟子聽出了不尋常，紛紛尋找敲木魚之人。

滄州秦氏看似弟子個個皆學武有成，實則不然。至滄州秦氏習武之人多半只是為了可以有足夠的能力以強搶鄉村百姓的錢財而已。

眼看著木魚不管用，正要拿出最常使用的蕭，想了想，怕會驚動其餘不在場之人，便又放了回去。既如此，只能赤手空拳了。

秦思明凝神了一會，忽地飛出，將手上留有之力拍往人群聚集之處，地上立馬出現了一大手印，十餘位不及抵抗的弟子因而喪命。

秦思明因這一掌暴露了蹤跡，只好戴上人皮面具，轉進一旁的藏書閣。他將人引進藏書閣後，在放火燒了整座藏書閣。

說書人將滅門之事講述了一遍，想了想道：「這一次滅門的行動持續了三個時辰，秦思明全身而退。滄州秦氏的藏書閣、試劍堂……不計其數的建築被焚燒。而門主秦司騫正好外出，因而逃過一劫。但據說一日後秦思明尋到了秦司騫，趁著秦司騫還不知滅門之事，靠近他時，一劍將其刺死。」

「只能說這滄州秦氏自作孽不可活啊！尤其是割舌頭那段，簡直是大快人心，雖然有點可怖就是了……」

「我怎麼覺得他到後來變得有點兒怪…？」

說書人一聽，便笑道：「這人有時受了刺激，或是一件事藏在心裡太久常常都會這樣的。」

「那秦思明後來去哪兒了？」

說書人臉上的黯了黯，道：「死了。」

「……」

「先生，您給我們講的都是甚麼故事呀！」一名少年笑著哀號道。

說書人笑著說：「這可是你們自己要聽的。」

秦思明看著河川中的自己，自言自語：「在我滅了滄州秦氏後，我去了涿州盧氏，他們說我變了。」語畢，想了想，續道：「他們說我變了，卻不問我為何變了？要是我當初只是閃躲，而不是將匕首刺出，或許我便不是這樣。但人生沒有如果…」語氣未完，便朝著懸崖走去。

「盧玠明與妻兒到此一遊！」拿出懷中匕首，刻下。

一躍而下，享受凌空的快感，好似在飛翔般……

「抱歉…」抱歉讓你等這麼久，抱歉沒有讓你幸福。